



仇恨的火花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仇恨的火花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封面、插图：柳成蔭

仇 恨 的 火 花

书号 173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
(合 肥 市 金 寨 路)

字数 15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1}{16}$ 插页 4

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8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0 册 定价 (3) 0.74 元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編輯說明

为了配合当前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着的以階級斗争、階級教育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們編选、出版了这本家史集。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都在最近国内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也有未曾发表的。它們都在不同的角度上反映和揭示了过去的階級压迫和階級斗争的真理，說明了各行各业和各民族的劳动者的生活道路都有两段——一段是黃連鋪成的，一段是蜂蜜写成的。

不忘昔日苦，方知今日甜。沒有体验过階級压迫的生活、沒有参加过階級斗争的新的一代，对于过去那种交織着血泪和斗争的时代了解得不多，或是了解得还不够真切；对于今天革命已取得重大胜利而階級斗争还在繼續，而且还将貫穿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也同样了解得不多或不够真切。我們希望，集子在这些方面能对讀者們起一些作用。

不能忘記过去，不能忘記階級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們永远保持警惕，使我們能克服、抵制和防止資本主

义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并懂得为什么要更加热爱今天和未来，增强我们投身在新的战斗中的决心和信心，从而更加努力和勤奋地为建设我们繁荣、富强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编选、出版这类作品，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工作，缺点在所难免，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各地读者和作者的指正。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1963年11月

目 录

含泪闖关东·····	王宗昌 (1)
王生家史·····	張 朴 (12)
多少血泪多少恨·····	聞 方 (66)
南阳湖上一家人·····	張云升 (78)
路·····	陈 浪 朱礼生 (90)
我被卖过七次·····	范惠珍 (101)
我真有千言万語要向毛主席傾吐·····	蔡金龙 (109)
沒有名字的燒盐工人·····	李 累 之 光 (118)
表的故事·····	陈国霖 (159)
永远不能忘記的历史·····	禹德水 (165)
紡織女工話今昔·····	王緒生 (176)
我的学徒生活·····	应德全 (189)
在一場民族糾紛的圈套下·····	刘廷貴 (194)
他沒有等到这一天·····	李 乔 (202)
永远跟着党·····	克 坡 (213)

老貧农的話·····	觉 非 (220)
春風吹拂換人間·····	华 罗 庚 (232)
一个乡村教师的遭遇·····	叶 泮 芹 (238)
苦难的回忆·····	李 筠 秋 (245)
科学工作者的苦和甜·····	黄 耀 曾 (252)
旧恨·····	承 志 (259)

含泪闖关东

——吉林省撫松县东崗公社社員王宗昌家史

我家住在撫松县东崗人民公社。可是，我并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我家經歷了三十多年流离失所的生活，最后才在这里定居下来。

我的老家是山东省莒县相邸村。关于很远以前的事，我記不清楚了，听我娘說，只知道我的祖父辛勤劳动了一輩子，沒有給我父亲（王秀祖）留下一塊地。我父亲还是起早貪黑地耕种着从地主那里租来的几亩薄地。遇上好年景，秋后剩下的粮食，合糠掺菜才能吃上十个月。因此年年都要向地主籖粮借貸。

有一年，山东莒县春旱夏澇，粮食顆粒无收。地主老財們看我家年年欠粮欠債，誰也再不肯借給点粮食。逼得我爹出外作短工，我娘左手抱着我两岁的姐姐，右手領着我五岁的姐姐，四处要飯。穷人家都是一样的缺吃少穿，她只有到地主老財家去討点殘粥剩飯。吝嗇的地主老財，連整張煎餅都不肯給，他們把一張張煎餅切成碎块，要等討飯的人哀求半天才出来扔給一块。以后，連煎餅渣渣也不給了，他們一見我娘迈过門坎，就連声吆喝：

“快走吧！沒东西給你們啦！”

靠要来的飯怎么能养家活口？不到一年，我那多病的祖母就死去了。連口棺材也买不起，我爹就用家里仅有的一領炕席，把奶奶卷起来，发丧出去。我爹是个烈性汉子，他一回到家里，就对我娘說：“这里沒咱穷人的活路了，凭你五尺高的汉子怎么拚命，也混不出吃穿！”他越說越气，憤怒地把鍋拔下摔个粉碎，說：“今天挑灶，闖关东去！”

七吊老錢闖关东

闖关东，也得有点路費呀！可是，那时我們东凑西凑，只有能买十个燒餅的七吊老錢，够什么用？家中值錢的东西，一件都沒有；若到地主老財那里去借，等于自投罗网。因为，欠債又欠粮，尙未偿还，一說要走，他必送官究办。我爹一跺脚，把我的两个姐姐装在筐里，一头一个挑了起来，說：“七吊老錢，也闖关东！”就这样，他領着一家人离开了老家——山东省莒县相邸村，本着一綫希望，到关外去找一条生路。那时正是一九一二年的春天。

因为沒錢，不能坐車。我那小脚的娘，好像是离家越远希望就越大似的，每天都忍痛走上五六十里路。

因为沒錢，不能进飯鋪。我那剛强的爹，也不得不跟我娘一块儿向人討要，請人家可怜可怜孩子，施舍点吃的。

因为沒錢，店棧都不准登門。到晚上，我爹和我娘攜着我两个姐姐，不是睡在店棧門口，就是宿在荒山破庙。

有时，为了赶路，错过了村庄，他们就露宿在路旁、河边、桥下、山洞子里。……風吹雨淋，从来没有睡过一宿好觉。

他们就这样，忍饥挨饿，沿途乞讨，一步一步地走了整整一年，才走到山海关。

出关之后，我爹逢人就问：“穷人到哪个地方能过得下去？”问来问去，很多人都说奉天（沈阳）一带不错。可是，没想到刚走近奉天城郊就惹了一肚子气。那天，我的两个姐姐饿的直哭，爹和娘决定不再赶路，想给他们讨点吃的。他们来到一个财主的大院。可是，刚迈进门槛，迎面就站出一个管事的骂道：“出去！东家大门，是你们臭叫花子进的！”我娘说：“俺是逃荒的，你可怜可怜孩子，一天多没吃饭了。”那家伙说：“不行，东家吩咐过了，不能让你们进来。”我娘继续求他说：“你行行好吧……”这时上房門开了，走出一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指着管事的说：“少废话，把狗放出去！”只听管事的呼喊一声，突然窜出两条大黑狗，张牙舞爪的扑过来。吓的娘和姐姐大声惊叫，我爹急忙护着她们跑出門外，可是他自己的两条裤腿却已经被撕破，鲜血流了出来。我爹咬牙切齿地说：“这里财主太恶了，放狗伤人。走，去告他一状！”一位过路的赵老伯走过来劝道：“爷们，忍着吧。这儿没有说理的地方，没钱你告不倒他。”我娘也说：“别惹人家啦，走吧！”可是往哪儿走呢？已经快走出半个中国了，也没见着个能落脚的地方。好心的赵老伯把我们领到家吃了一顿饱饭，并告诉我爹说：“通化那儿地多人少，日子好混，你们就到那

儿去試試吧。”爹和娘謝过他，就奔通化去了。

越 逃 越 荒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我家到了通化孤礮子村，正好是离开山东老家三年整。这三年，我爹領着一家大小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难，真是一言难尽。爹和娘商量一下，都不想再走了，就在孤礮子村落了脚，租了姓孙的地主的地。当时讲妥：秋后打下粮食，两家对半分。头一年赶上好年景，加上精耕細作，打下粮食除了交租，剛够一年吃的。可是第二年，地主把地租定死了，不管年景好坏，收多收少，一律按第一年交租的数量收租子。我爹明知道答应不得，可孤礮子村都是姓孙的地，不种他的又种誰的呢？好歹干吧！結果是一年不如一年：天不是旱，就是涝，年年都是交了租子就沒了吃的。沒法儿，我爹只得把地退了。

一九一九年春，我家搬到通化小龙爪沟屯。在这里，我家又租了刘和亮的两垧山地，年租六石。头三年还对付能过活，到了第四年，剛鑿完头遍地，就下了一場冰雹，紧接着又遭了一場大風，秋后歉收。狠心的地主怕我們交不上租，在打場时，就派人守着把剛打下的粮食拉走了。爹一看，这里也活不下去，又把家搬到月牙泡村，租种一家姓王的地主的地。过了三年，生活照样混不下去，就又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离开通化，逃到了撫松县。

我家来到撫松县的刁窝碓子村借宿时，被一个外号叫姜聾子的地主知道了，他三番五次的找我爹，劝我們住下来，給他种地。他答应租子一定收的低，还借給咱粮食吃。第二天又領我爹去看了地，他花言巧語地說：“这可是三垧好地，土质肥，保險长好庄稼；我只收你八石地租。”当时大雪盖地，沒法看土质，也沒有实际丈量，我爹就信以为实的答应下来。等到冰雪融化以后，去看看，全是沙崗子地。爹忙去找姜聾子，誰知这家伙眼睛一立楞，耍賴說：“当初讲的就是这块地，想变卦呀！”我爹說：“不降租子这地俺就不种了！”他奸笑着說：“不种？沒那么方便，不种也得拿租子！要不咱們就进城打官司！”我爹当时一核計：沒錢打官司，上哪儿贏去；再說，不种他的地，到別处也不容易。于是，就忍气吞声的种上了。泥一把，汗一把的弄到秋后，只收了七石粮食，还不够交租子。当时村里一些穷哥們見事不公，就推选出一位老农民崔兆德出面求情，恳求姜聾子减减租子。可是他一边抽着大烟一边說：“春天讲妥，两相情願的，要不他能种嗎？”崔兆德說：“年景不好，你就可怜可怜他这逃荒人吧。”姜聾子眼珠一翻說：“你給添上点，他就交上租子了！”崔兆德說：“我也不寬裕。”他說：“我手头也紧啊，正需錢买大烟呢！”好說歹說，由崔兆德担保，两年后才还清了这笔冤枉賬！

到关外落戶以后这十几年中，我家吃尽了苦头。我爹漸漸地明白过来：自个儿沒地，走到哪，也得受欺侮。打这，他打定主意：要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山野岭上給自个儿

开出一块地来。

第二年冬天，我三叔王秀成也因生活所迫，由山东老家逃到我们这儿来了。为了躲开地主老财，我爹和他商量之后，决意到老林子里开荒。我家就迁移到距三道庙岭村四里路远的前膛子山林里，全家动手盖了两间地埕子，住下来。因为没钱买鞋，又没有东西自己作，我爹和三叔俩人，冬天就用点破布包包脚，在冰天雪地的大林子里放树，春天就光着脚刨树根，打弄土。流血流汗地开出了一垧多地，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到底有了自己的地了！没料想春天下种时，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个骑马的人，身上都带着枪。他们从马背上一跳下来，就横眉瞪眼的指着我爹问：“你们问过谁，竟敢在这随便开荒？”我爹说：“这个沟坡子没主。”一个长着长胡子、穿着缎子马褂的胖子奸笑着说：“没主？这是什么？”说着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我爹。我爹虽说一个大字不识，可是看看那上面一方豆腐块大小的血红印，也就明白了。这时，一个家伙上前来说：“全三道庙岭的山林土地都包给我们张掌柜的了，谁人不知？”我爹见势问道：“地已经开出来，可怎么办好？”大胡子哈哈大笑，说：“我张平之向来仗义疏财，公平处事。既然你们已经把生荒开成熟地，就自管种好了，七年之内我不要你一粒粮食一文钱，你看如何？”我爹不知这里边的鬼把戏，以为这个张掌柜当真是心慈面软，便向他再三道谢。

自古以来，就找不出一个地主不喝穷人的血的，怎么独有他张平之与人两样？后来弄明白了：这个地区由于

地势高，气温低，新开垦的土地发凉，头几年庄稼长不上来，第五、六年土质才变暖，第七年才能发挥地力。尽管这样，爹和三叔并没有灰心，他们精耕细作，很快地改变了土质，第四年就获得了好收成。因为不交租子，咱家头一年粮食够吃了。

誰知，第五年开春，張大胡子的外柜来找我爹說：“張掌柜的生意不好，外賬又多，从今年开始四六收租子。”三叔說：“当初讲妥七年后交租，現在不能变。”那个外柜将臉一沉說：“空口无凭，拿字据来！”我爹一算，四六租子太重，恳求他：“租子重，减一减吧。”他不耐煩的說：“掌柜的吩咐，不干就收地！”就这样，張大胡子凭着那张“隔山照”，沒費吹灰之力就把爹和三叔一滴血、一滴汗費了四年功夫开出来的三垧多地夺了过去，卖給了另一个地主，賺了一笔好錢！

正是种地的时候，地沒了！没有办法，我們又搬到东崗村高丽堡子屯。全家动手又在大林子边上盖起了两間地埕子，住下了。可是，这里的山林土地也都是归几戶大地主所有，他們手里也都有象張大胡子那样的“隔山照”。找不到沒“主”的地方，爹和三叔便在大地主尹秃子尹启山的林子里开垦了三垧多地。我那年十四岁，就給尹秃子放牛，当半拉子。

我的三叔王秀成，剛家破人亡来到关外时，还是身强力壮的紅臉大汉。可是，經過这几年的劳累，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終于积劳成疾，起不来炕了。为了給他治病，

我爹向財主房伍先抬了五十元印子錢（利息一加一），當年秋天沒有還上，就欠上一百元。第二年秋又沒還上，利滾利，變為二百元了。狠心的財主見我們第三年秋也還不上債，就硬把我娘喂養的一口二百多斤重的大肥豬趕走了；這還不算，又將我家收穫的所有谷草（四千多斤）全部拉走，算是頂上了債。這件事，給我正在生病的三叔打擊很重，這年臘月，病就更加重了。那時山溝里沒有一個治病先生，也買不着藥。人們有病不是拔罐就是扎針放大寒（將血管里的血放出一些）；實在嚴重了，才把病人送到縣城，因為去一趟縣城非常不容易（須穿過一百多里路的老林子）。三叔說啥也不讓找人把他抬到縣城醫治，他說：“再欠下債，就是好了也掙不出利息錢。”就這樣，沒過幾天，我那沒兒沒女的三叔，年僅四十歲就離開了人間。爹和娘忍着極大的悲痛，將他埋葬在長白山下深山老林里。

俗話說，禍不单行。三叔死了不久，轉過年我五歲的小妹妹也得急病死了。全家人的眼淚還未擦干，第三天，十歲的弟弟王宗祥在林子里放豬時又昏倒了。等抱回家來，他兩眼發直，光吐黃水。爹和娘覺得救人要緊，想再借點印子錢，明天好把他送到縣城去。誰知當天晚上，他喊着“爹呀，娘啊，救救我吧……別讓我放豬、挨打……”喊着喊着，就閉上眼睛，斷气了……

不到兩個月，窮和病奪去了我家三口人的生命。

一災剛過，一禍又來：日本鬼子打來了。從此，更大的災難臨頭了。萬惡的日本強盜，為了割斷山區人民同

抗日联軍的联系，施行了并屯政策。

一天下晌，日本守备队来到屯子里，不容分說，就把我家房子給点着了，全家人冒着濃烟烈火，好不容易才搶出一点东西。万万沒有想到，就在这天晚上，又来了一股如狼似虎的土匪，乘火打劫，我們的眼泪还没干呀，他們又搶走了我家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和破烂衣裳。真是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无可奈何，只得在一九三四年冬天，搬到县城。

經過这一連串的打击，我爹就成天愁眉苦臉，茶不思，飯不想。他盘算着再离开撫松逃向別处，可是走南闖北三十多年已經使他明白过来：农民逃到什么地方，也不会得到一寸土地；天下老鴰一般黑，天下的地主老財都是一样的吸血鬼！我爹王秀祖一回想起他五十多年的經歷，一回想起死去的亲人，就忍不住要伤心落泪。沒过半年，他就一病不起了。我清清楚楚記得，他病危那天上午，我去离咱家不到一里路远的福兴大药房請先生的情景：我哀告半天，一个姓張的先生，跟我走出大門站住了，他左右瞧瞧，对我說：“你走吧，我有要紧事，等会再去。”說完轉身进屋，坐在那里喝着茶水，和別人談天說地。我又求他：“先生，走吧。”他却不耐煩的說：“着什么急，再过一个钟头吧！”柜台旁边的一个人偷偷地告訴我：“快雇辆馬車来，他就去了。”天哪！原来是沒有馬車接，他就不去。那陣我还不太懂事，一气之下，心想：你不去，我还不用你呢！可是等我回家一看我爹心疼的滿炕翻滾的痛苦样子，沒法儿，还得再跑回福兴大药房找那个先

生去。“俺家就在大南門外，离这很近，”我恳求着对他說，“你快去救救俺爹吧。”我苦苦哀告了好一陣，才把他請家去了。他給我爹看了看脉，說：“打一針，还有救。可是，得先交十元錢。”我娘說：“俺也沒有十元錢哪。”他一听說沒錢，就立刻鎖上药包說：“沒錢可不能打針！”我在一边忙說：“你給打針吧，俺就去借。”可是他拿起药包，沉着臉說：“沒錢找我看什么病！”說着就走了。过了还不到一个时辰，我爹就捂着肚子死去了。可怜他五十九年的一生里，豁出筋骨，卖命干活，沒有过过一天温飽的日子，到死沒有賺得一块葬身之地。

从此，我就靠打柴換錢，养活老母亲。在八年的風雨不悞的打柴生活中，由于时飽时饥，我得了严重的胃病。体力不行，靠打柴不能維持生活了，我又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搬到东崗村，在地主陶元德的西小山开垦土地。我帶着病，吃不飽穿不暖，拚命干了一冬又一春，开出了二垧三亩地，可是我又因此得了支气管喘息病。没办法，我娘又挎筐提棍挨門乞討，不久就也得了病，一到冬春就咳嗽个沒了。我娘时常叨念：“这苦日子多啗能熬出头来呀？”

苦尽甜来

、好容易又过了三年貧困生活。到了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穷人的苦日子总算熬出了头：晴天一声霹雷响，領導穷人翻身的救星共产党来了。以后，村上成立了农民会，